

人與事

實大於名頂星耀

宋志堅

事業和名利是兩個極易混淆的概念。事業心強的，會被人說是名利觀念重；名利觀念重的，又會被人說是事業心強。然而，事業心與名利心畢竟是有區別的。項星耀事業心很強，但他淡泊名利。下面說的幾件事，一般人或許都會感到難以置信。

項星耀不知道自己享受「離休」待遇。離休之前，他曾長期住在妻子那桂芬的工作單位，不會騎自行車，只好擠公共汽車來回奔波於福建師範大學與華越劇團之間。老項捨不得這些虛擲在路途之中的時間，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安安靜靜地從事翻譯工作。於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向組織上提出了退休到上海的請求。福建師大人專處的同志是善解人意的，他們查閱了老項的檔案，發現他早在一九四五年就投奔新四軍，於是說：「項老師，您該辦的不是退休手續，您是可以離休的。」此後，老項在上海享受離休幹部的待遇，這待遇卻是別人為他挖掘出來的。

項星耀沒有參加全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憑他的成就，在全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掛名常務理事之類的頭銜並不過分，但他從來不圖這些虛名。他也不喜歡把時光虛擲在交際、應酬和各種會議之中，一位與他分別數年的教授寫信給他，預期在次年召開的全國翻譯家協會的理事會上與老項相見，但他哪裏想得到，老項連翻譯家協會都沒有參加呢！

項星耀未曾有教授的職稱。他還是副教授，這是「文革」之後第一次評職稱時評的。他是帶著這一職稱離休的。在他離休之後，福建師範大學的黨委書記范公榮曾去上海看望他，說說老項的成果，完全可以申報評教授職稱，要他填表，但他謝絕了。他的夫人與女兒要替他填，也被他阻止了。那桂芬說：「這個老項呀，別人爭都來不及，他到了手邊的東西都懶得伸手，不知道他到底圖個啥？」老項圖個啥？他圖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多為後人留下點東西。在他看來，職稱、待遇、名利、地位全都是身外之物，他捨不得去花那個功夫。那一次，當我笑着向那桂芬說出這個意思時，坐在一旁的老項，頷首不已。

我於是再次感受到事業與名利的區別。事業與名利作為人們奮鬥的源泉，有豐富和貧乏之分。前者像江河取之不盡，後者如溪水極易枯竭；事業與名利作為人們奮鬥的目標，有偉大與渺小之別：「虛榮的人總是注視着自己的名字」，極易為一時的成功津津樂道、忘乎所以、止步不前，而「光榮的人永遠注視着革命的事業」，他們是永遠不會滿足的，於是也不會受身邊的掌聲和鮮花的牽制，只是不斷地跨越自己，開拓前進。事業心與名利心作為一定的情操和格調，又有高尚與低下的不同，名利屬於個人，事業屬於人類。為名利的入往往嫉妒別人的名利，甚至為獲取名利而不擇手段；為事業的人總是以自己的力量促成別人的成功，又從別人的成功中獲得前進的力量。

老項就是這樣的人。

悄悄離去十八秋

項星耀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去世的，得的是腸癌。他沒有想到自己會得這種病，身體不適只當是傷風感冒漠然對之，直到挺不下去之時才去檢查，但病情已經無法挽回。把他送入醫院時，因為需要排隊手續，他還在醫院水泥地板的擔架上躺了一段時間。病房自然也不是理想的，以後由那桂芬幾經周折才稍有改善。看病需要花錢，他讓那桂芬去上海譯文出版社預支一萬元錢的稿費。以老項對我國文化事業的貢獻，他應有相當的待遇，但老項始終都很平靜，因為他過的一直都是平民百姓的生活，他早已習慣了這種生活。

老項患病住院後，那桂芬曾與老項離休前的所在單位福建師大聯繫過。有關人士一直說比較忙，一時走不開。這其實也很正常，因為與老項隔了幾代的人並不了解老項，他們從檔案材料中知道的項星耀只是一個副教授，一個享受副廳級待遇的離休幹部。直到老項去世前的幾天，福建師大才派人去上海看望老項。回福州後馬上就得到老項的噩耗，再風塵僕僕地趕到上海，一起操辦老項的喪事。他們這才發現，老項翻譯出版的作品已有上千萬字，而且大多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名著。只要屬於知識階層的人士，誰都能掂得出這分量，這樣的翻譯家，在當今中國翻譯界也屈指可數。於是，福建師大的悼詞中稱老項為「我國著名的翻譯家、福建師大副教授、副廳級離休幹部」。雖說老項生前從來不在乎什麼頭銜，他認為這只是虛名，但將這三個並不相稱的頭銜一起放在已經作古的老項頭上，仍不免使人感到一種悲哀。

沒有更多的悼念文章，沒有與他的貢獻相稱的悼念儀式，一個默默奉獻了幾十年的翻譯界的大家就這樣悄悄地離開了人世。

老項臨終前幾天，躺在病床上拉着那桂芬的手說：「桂芬，你要堅強些，再堅強些，只要挺過前面的八個月，你就能挺得過去。」老項去世後不久，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同志與沖沖地打來電話告知，老項的又一部譯作已經問世。然而，老項已經不在了，譯文出版社的同志唏噓不已。

那桂芬給我寄來了老項去世後出版的譯作，是英國作家司各特（Walter Scott）的《昆丁·達沃德》（Quentin Durward）。這部小說使司各特不僅在英國而且在歐洲各國也享有了廣泛的聲譽，從此被公認為真正的歷史小說的創始人。那桂芬在書的扉頁上寫道：「小宋，你已收不到老項親自贈送的書了，現在由我代他贈送新書一本，請永遠保藏留念。」下面署的日期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日。

老項悄悄離去，至今已過十八個春秋。

（下）

正能量可翻轉命運

趙安安



人生在緣

二〇〇三年，正是非典盛行的時候，旅行返台的我突然開始發高燒，全身疼痛，畏寒，咳嗽。當時，因全球非典死亡的病例正在不斷上升，正是全民戒備、人心惶惶的時刻。病情還沒有被確定，但已經出現了疑似的症狀，就醫之後我被院方隔離了。事後我才知道，我原來是第一例感染非典的台灣人。

這可怕的病症，又是台灣第一例，醫療人員自然是如臨大敵。記得當時的我被關進了一個非常大的病房，原本六個人的病房，空蕩蕩地只住了我一個。等了很久很久，才見到一個裝備成「太空人」一樣的醫生來為我檢查。因為病症的極度危險性，我能見到的醫護人員之少，家人更是被遠遠地阻隔在外，沒辦法見上一面。持續的高燒，不停的咳嗽……身體出現的各種症狀讓我感到非常難受，十分辛苦。孤獨與病痛的重重折磨，在那個時候，我卻只能獨自承擔，分外淒涼。

我躺在病床上，腦中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是——為什麼是我？然而，這樣怨天尤人的埋怨並沒有持續多久。我發覺，當死亡真正迫近的時候，怨憤的情緒其實很短暫，腦中不由自主地開始回顧這一生曾經過的種種世事，那些我曾經擁有的和失去的一切。

當心情漸漸平靜，我問自己，如果生命只剩下幾日的光景，我要怎樣面對這僅存的最後時光。平時被庸庸碌碌的生活迷了眼，總是看着遠方的目標，量度距離自己還差多少。當追擊的目標跟不上生命的變化，當榮華富貴而止，未來不再重要，我才有機會認真地感受當下，品嘗過往。細數經歷的歡笑淚水，快樂悲傷，我發現自己的生命是如此如此的富足，有那麼多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他們在我生命的不同階段給予我力量與勇氣，讓我前行至今，成為了現在的自己。感恩的情懷取代了對死亡的恐懼，於是，我開始打電話給每一個朋友親人，對他們說謝謝，真心地感謝他們給我的生命帶來的無限美好，那些一起走過的歲月，我一直銘記在心。

接下來，在經歷了一系列的醫療檢查與治療之後，我的病情得到了確定——「非典型肺炎」無疑。面對結果，我不預設立場，到底是生是死，是走是留，無論怎樣，我都欣然接受。凡事謝恩。一天晚上，在經歷了繁瑣而痛苦的治療之後，我沉沉睡去，進入了夢鄉。在夢裏面，我隱隱聽到一個聲音，一遍遍地呼喚我的名字，就像聖經故事中上帝呼喚撒母耳一樣。我聽到那個聲音說：「我就在你的身邊，我會顯示給你看。」然後，一串數字出現在了我的眼前，而在數字出現的同時，我也醒了過來。我知道宇宙萬物有向我傳遞訊息。雖然我無法解讀訊息的內容，但我心裏有種踏實的安穩感，我知道我是被關愛被保護的。

我配合醫生進行着按部就班的治療，過程雖然很痛苦，但我奇跡般地一天好起來，連醫護人員都覺得我的恢復速度驚人。咳嗽、發燒的症狀很快就緩解了，其他的病徵也沒有再出現。直到有一天的下午，我聽到病房廣播在通知，我可以出院了。我換下病服，一抬頭看了下病房表上的日曆，赫然發現，那日期竟就是出現在我夢中出現的那一組數字！我熱淚盈眶，那種感覺，恍若重生。

當我們用樂觀和感恩的態度去接納自己的生命狀態時候，整個能量就改變了。身體充盈的正能量會自然地吸引恩典來到你的生命當中，命運也許也會因此發生翻轉。我一直覺得，復原的奇跡之所以發生，緣於我對現實的接納與感恩。在患病的時候，我用感謝和愉悅的心情，完全全地接受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對每一個我愛的人做了溫暖的告白，於是，即使等待我的是生命的盡頭，我亦無憾，無悔，無懼了。

空間中的聲音

李 夢



黨西札記

喜劇電影《夏洛特煩惱》絕對稱得上是內地二〇一五下半年的影壇「黑馬」。這齣由「開心麻花」出品的小成本影片，在競爭激烈的秋季檔上映，沒想到內地票房收入竟力壓同期的《港囍》與《解救吾先生》，將十四億人民幣的票房帶入囊中。既有人說這電影在笑鬧中見出情懷和誠意，也有人說片中種種「大男子主義」的情節安排明顯缺乏對女性的尊重與善意，但我關心的並不是這片子好不好看，而是其中一個有趣的意象：學校廣播。

成年夏洛因為一場夢，「穿越」回到自己的高中時代。原本成績不好長相不佳縮在教室角落裏的差等生，在夢中借助某種忽如其來的「神力」，強吻自己心愛的女同學，制服班上的「官二代」，還公然對抗勢利又壞脾氣的老師。只是，這同學眼中的英雄，卻因屢屢違反校規，被要求在全校師生面前公開檢討。



《夏洛特煩惱》的男主角夏洛

（作者供圖）

秦公一號大墓之悲歌

白頭翁



閒話煙雨

秦公一號大墓是秦公的誘惑力太大了。從公元前後的西漢初年盜墓賊就開始光顧，一直盜到宋朝，歷時千餘年。墓蓋不斷。盜了又盜。正應了《呂氏春秋》中所說：「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拍之墓也。」

「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琳瑯曰：漢天子即位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國家把三分之一的收入都用於為帝王建造一座陵墓，傾其所有盡其所愛全部帶到地下另一個世界，誰不主動？誰不眼熱？就是在東漢末年曹操與師動眾，出動軍隊大挖西漢的古墓。他挖開的漢梁孝王的墓，得黃金四十萬斤，足有五噸多。這夠他擴軍其他車拉人扛的珍奇異寶。足夠他擴軍其他戰三年有餘。可以說曹操起事的第一桶金是「挖」出來的，靠盜挖古墓而得。

令專家們都感到困惑不解，一千多年來，各朝各代的盜墓賊是怎樣在八百里平川的關中平原找到雍城舊址的？又怎樣從雍城舊址找到南指揮揮的？又怎樣從南指揮揮找到秦公一號大墓的？又怎樣那麼準確地挖到秦公一號大墓的？我下到秦公一號大墓底下，順着墓道走進去，殘存的盜墓洞，那些直打來直奔秦景公墓墓室的盜洞呈橢圓形，狹小但順直。在盜洞的壁上盜墓賊精心留下的一排不深不淺的腳掌印，盜墓賊鑽到土樁室裏，狹小但順直。在盜洞的壁上盜墓賊精心留下的一排不深不淺的腳掌印，盜墓賊鑽到土樁室裏，狹小但順直。在盜洞的壁上盜墓賊精心留下的一排不深不淺的腳掌印，盜墓賊鑽到土樁室裏，狹小但順直。

秦公一號大墓讓人奇怪，自宋以後再也沒有一個盜墓賊再盜這座大墓。這連專家都納悶，難道盜墓賊圈裏也有資訊共用？否則為什麼在宋朝之前一千多年近乎瘋狂的盜掘自宋以後一千多年竟然鴉雀無聲，銷聲匿跡了呢？讓人撲朔迷離。

當代盜墓賊楊彬就去過秦公一號大墓，他怎麼找到這個深埋地底二十四米深的大墓的？他又經過什麼手段得出一個結論。十分遺憾又十分堅決地走了。他



盜墓賊沒有把秦景公石磬盜走

（作者供圖）